

他教給我的

憶輔神圖書館主任陳春齡神父

張瑞雲¹

1970年代，台灣的圖書館尚未進入自動化時代，採用的是傳統管理法。少不更事的我，甫到輔神圖書館服務，深怕素餐屍位，卻苦無對策，在熱心有餘、經驗不足的狀況下，懇切祈求天主賞我更多的工作。

1975年，從越南撤退來台的陳春齡神父膺任輔大神學院圖書館主任。不幾日，他好似福至心靈，決定大刀闊斧更換所有中文宗教圖書的分類法。細數一本書更換號碼的工程，包括書本、卡片、書標、上架……，無一不費工夫，這可不是鬧著玩的。工作量果然暴漲！終於明白這恰是我所求、但未必是我所要的！

他很鄉土

陳神父除了擔任輔大神學院圖書館的主任外，也在輔大哲學系任教，雖然如此，外表卻是一付濃濃的「鄉土味」。有回他去牙科醫，路過水果攤，看到從未見過某種水果，便趨前問個究竟，老板說是蓮霧，他想嚐嚐，伸手掏錢，左掏右掏就是掏不出個錢來。老板見狀，便抓了幾個送給他。他一回來就喜孜孜地訴說著。

¹ 本文作者：張瑞雲小姐，現任本神學院圖書館主任。

他很酷

他抽起雪茄「窮措大」樣，總是抽剩半根就擱置在圖書館外的廣告櫥窗上頭，任誰一見半截煙頭都知神父剛進圖書館。這一盒又一盒的雪茄，是他成材的學生送的。

說起他抽煙，是有個頗富戲劇性的典故：有年神父沒來由地長起了癩痢頭，用餐時頭皮屑掉滿地，嚇得會士們避之唯恐不及。院長要他去看醫生，醫生查不出所以然來，問他這些年來生活起居有何重大改變。他左思右想唯一的可能是，他 13 歲就開始抽煙，入了耶穌會後不准抽煙。醫生便給院長寫信，並命令他再度恢復抽煙，想不到竟不藥而癒。

記得有回，兩位著短褲的外國人士進圖書館，說是輔大的老師。他們翹起二郎腿看書，就像居家般輕鬆自在，老陳一見衣冠不整、坐沒坐相、且沒禮貌，立即硬是把他們攆出去。兩位老外憤然離去，告到輔大當局，要他們做主，但老陳理直氣壯，不吃那一套，誰也拿他莫可奈何。

他很認真且謙和

陳神父的高足張春申神父曾說：「陳春齡神父上起哲學課來，根本不必看資料，從頭到尾頭頭是道，足見他已融會貫通了。」陳神父自己常感嘆：「現在很多老師都在外面作秀賺外快，這邊演講那邊演講的，到底什麼時候讀書？難怪學生一問問題，就被考倒了。」

他雖滿腹經綸，卻謙和，不會目中無人。常聽他盛讚當時的院長張春申神父，說他為人師又絕頂聰明卻仍好學不倦。因為他管圖書館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誰讀書誰不讀書。他也常稱我為專家，口口聲聲地說：「妳是學圖書館的，是圖書館專家。」

其實，他管了一輩子的圖書館（法國、越南），我算那根蔥。

無可諱言，過去長期在越戰的籠罩下罹患了高血壓，不免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。每逢寫信訂購外國書籍或雜誌時，他一簽名，我便貼郵票封信封，他總喜歡親自郵寄。有段時間，他的血壓居高不下，導致總懷疑信件是否已簽了名。才跨出去幾步又折回，問我他簽了嗎？我說：「簽了。」他依舊不放心，再拆開看了才安心。有時信封經不起折騰，得換個新的。漸漸地我失了耐心，一臉不悅，冷冷地答道：「簽啦！」並暗自念玫瑰經希望快點事過境遷。但情況未見改善，長此以往我定會抓狂，有天便誠摯地問神父：「到底我要說多少遍，您才會相信？」他垂頭喪氣地說：「我也沒有辦法。」我差點哭了出來。自此他再回來，我便和顏悅色地說：「神父，簽了！」說來神奇，一旦我改變態度，他也變了。他決定：「從現在起我只回來一次，問一次，只要妳說簽了，我就相信。」真的，他一點也未食言。想想這需要多大的謙德呀？！

他愛護我有加

那些年，我的身體孱弱，肝功能欠佳，有人建議我煮蘆薈水喝。當天下班後，我到「淨心堂」參與感恩祭，結束後，赫見陳神父站在門外。他手持一把新水壺，還有一小包米。新壺是學生孝敬他的，學生還叮嚀他新壺該用米水煮一回才用。他說自己用不著，要我帶回家燒蘆薈水喝，令我動容不已。

當年我年輕，就讀神學院的修女們抓聖召不遺餘力，令我困擾不已。老陳見狀，有一天遂對著修女們說：「不是所有的花都要種在妳家花園的。」從此，修女們再也不敢明目張膽了。

當年圖書館的卡片是用打字機一字一字敲出來的，它不像

今天的電腦可以一改再改。一張卡片打上去，對錯一目瞭然，而且錯一張卡，幾毛錢就付之東流，非小心翼翼不可。可是神圖圖書至少八種語言，雖不必一一認得，但基本常識不能闕如，例如：出版年代 CMXIV 是那一年？又如：歐語那個字要大寫那個字要小寫……諸如此類，否則卡片豈不無謂浪費。於是，下班後，有位哲學系所的黄維潤同學慷慨地教我。

有天晚上老陳經過，看我讀法文，便自告奮勇地說：「我可以教妳。」天啊！他還以為我是天才，一天一課，隔天上一整天班，晚上又來新的一課，這樣尚未「溫故」好，「知新」就只有擦肩而過了，一日復一日，挫折感真不小。終於有一天我說實話了：「神父，這樣下去吃不消。」於是，我們決定擇日再開張。沒想到這一天遲遲未來，因為人只會更忙。真愧對老陳的一片苦心，現在只依稀記得兩句：「恐龍打老虎」(Comment allez-vous? 即：您好嗎?)、「悶死布穀(鳥)」(Merci Beaucoup, 即：多謝)，悔不當初。

他很重情

他和張思恆神父是莫逆之交，經常晚上在校園散步聊天。張思恆神父病逝了，老陳難過極了。一年後仍看他若有所失。幾次他在辦公室用手撐著似千金重的頭，喃喃地對我說：「不知為什麼，一想起張神父心裏還是那麼難過？」不識生離死別滋味的我，隔靴搔癢地說：「不要再想了。」他只黯然地說：「我也不想想，但就是會想。」

1984年，老陳有天半夜起來拿水，竟然絆倒造成腦溢血，急送耕莘醫院。第二天我來上班，一聽這壞消息，魂都散了。想不到他從此無法言語，只是眼睜睜地，我們都不清楚他知道

多少。除了一次我探望他，臨別時，到了門口不捨地回頭，卻見他微微抬頭，臉側向門口我站的地方之外；其餘的，我總見他眼眶有眼淚在打轉，或眼角有淚水流下。

1987年，一天早晨陳文裕神父到影印室找到我，他劈頭就說：「今早陳神父去世了。」我張口結舌笨笨地問他說：「那位陳神父？」隨即回神，我哭著回到辦公室，坐在那兒哭了起來；緊接著，谷寒松神父也來報喪，見我哭得像淚人兒似的，便悄悄離開；接著，胡國楨神父也來報噩耗，見我哭得不成人形，也退去了。

在彰化靜山出殯那天，我看著他的遺體，兩膝直打哆嗦，一路百般強忍著，但在入殮時，輪到我鏟一把土撒在他棺木上時，再也無法自抑地號啕大哭。項退結教授告訴李玉京說：「在我們當中，哭得最傷心的是張瑞雲。」晚餐時，一群神父們好心地安慰我。朱修德神父爲了逗我開心，說了老陳的一則小故事：當年他們準備從越南撤退的前夕，大家都不見老陳身影，四處尋找，終於見他在圖書館一面走一面哭。我們聽了都笑開了。當時的神學院院長詹德隆神父很貼心，將老陳的遺照送給我作紀念。陳宗舜神父將陳神父日日持念的大串念珠送給了我。

想不到，陳神父走了一年多，我一想起他仍想哭，終究體悟到他當年的感受了。

結語

耳濡目染陳神父八年餘，他待我有如掌上明珠，讓我在尋覓自我及天主的青澀期，得以迎刃而解。說實在的，若說我心中一直流動著願意愛的心火，那陳神父必是功臣之一。我何其有幸，能因緣際會目睹一位活真實生命的耶穌會士。